

百味人生

人与自然

吃春记

✹ 任崇喜

孤灯小卷

✹ 包利民

记得小时候总停电，那时就喜欢看书。常常在晚上，在自己住的小屋里点一根蜡烛，然后捧一本薄薄的书，倚在枕上看。或者是课外的作文书，或者是借来的小人书，虽然没有什么厚重的名著，可是在摇曳着微黄的烛光里，每一个字都生动得像要开出花来。

仿佛在那样的夜里，只剩下一盏灯，一本书，还有我明亮的眼睛。不同于普通夜读的意味，这里夜只是一个背景，读也只是一种状态，多年回望而落于心底柔软处的，却是那盏灯，那本已不记得内容的薄册。大学时读的书就多起来，中外名著开始大量阅读。可是在夜里，我依然喜欢拿一本薄薄的书，并不一定是名著，总之是在夜色里能入我心的。宿舍里到时间就停电，起初我们都是拿个小手电，用被子蒙头盖脸，在被窝里看书。后来我觉得很难受，再好的书也读不进去。于是在一个夏夜里，熄灯很久之后，我偷偷溜出宿舍楼，拿着一本书。最后看到宿舍后面的路边有一盏路灯，对面是女生宿舍，灯下是一个台阶，我就坐在那里。

已记不清有多少个那样的夜晚了，头顶孤灯相伴，洒下一片柔和的光，长长的风偶尔飘来一丝，吹得身旁的草叶细细地响，星光月色都被身后的楼房阻挡了，只有这一盏灯还亮着，只有这本书还翻开着，只有我还醒着。

后来毕业，然后就是辗转转转，在世事的风尘劳碌中，读书的时间越来越少，仿佛心境全然改变。可是每到睡前，还是习惯性地拿本书，心思却不知飘忽到何处。刚参加工作的时候，住在工厂的宿舍里，很大的一个屋子，三个人。我的床在一个角落，每到夜深，当室友的鼾声响起，我便拧亮床头那盏小小的台灯，让它只照着我的那一角黑暗。那时看的多是薄薄的杂志，看那些小小的文章。在文中那些寻常的烟火人生里，努力去找寻能贴近我心灵的东西。

有时候会遥思古人灯下读书，月影小窗，一灯如豆，那一幅读书的剪影该会有直入人心的魅力。在属于我属于书的那些夜里，总会有一些情绪是与古人相通的吧。就像一个朋友曾给我讲，他在工地上当力工的时候，每天都干活到很晚，匆匆吃过饭，别的工友或鼾声如雷或出去游荡，他就躺在大通铺上，借着一点灯光看一本从家里带的书。他说多年以后，那些苦那些累都已淡忘，只有那看书的情景仍历历在目柔软在心。我想，那样时刻那样的一个身影，也应是有着一种魅力吧。

在一人一灯一书的夜里，别都会悄然隐退，世界上只有那一点光、一卷丰盈和一缕思绪。那样的晚上，放下书，熄了灯，便会有一枕恬然而带着书香和希望的梦在等候。在学校的网站论坛上，有个男生发帖说：我记得那时，在深夜里，总有个人在楼后的路灯下看书，我每次站在窗前就能看见。也不知是哪个年级的同学，也不知看的是什么，总之很专注的样子。那个身影，曾给了我许多感动和力量。

下面不少人跟帖，也有人说一样注意到那个身影。一个女生说：是啊是啊，我也看到过，一盏路灯，一个坐在台阶上的读书人，像一幅剪影，真是美极了！



旺财图(国画) 贺绍杰

来俄罗斯留学之前，这里给我的最深印象就是生活着一群“战斗民族”，好奇他们平时的业余生活是什么样的，也像我们一样聚餐购物看电影吗？我还听说这里的抱团旅游会安排坐直升机去原始森林打猎、高山滑雪、体验真枪射击，这些都是我从没想过的娱乐项目。来到莫斯科之后，我信了，这些确实确实属于他们的娱乐活动，是俄罗斯民众业余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。

我亲自体验了一次真枪射击。莫斯科地广人稀，这里建有很多野外实弹射击场地。由于正值冬季，我选择了一家位于胜利公园附近的室内枪械俱乐部。这家俱乐部的官网设有中、英、俄三种语言，方便各国爱好者查览。这里拥有莫斯科唯一的100米靶场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至今最好的武器库，可以体验到300余种枪械，还有各种投掷武器和弓箭。对于狂热的军迷和武器爱好者，这里有专门的培训课程，而对于只想体验一下的朋友，专业

不但让人们得以度饥荒，更添了芳醇的春味。明朝的《救荒本草》收录有400余种野菜，足见人们食野菜之酸辛，对饥饿心有余悸。

“荠生济济，故谓之荠。”在春日踏青，最常见到荠菜。早春时节，大地一派冬日的苍茫，荠菜已悄然起身，嫩绿的锯齿般叶片，匍匐在地面上，不仔细辨认很难发现。民间有“三月三，荠菜赛灵丹”的说法。陆游对荠菜情有独钟，赞不绝口美：“手烹墙阴荠，美若乳下豚。”“残雪初消荠满园，糝羹美胜羔豚”。他甚至说自己曾经“春来荠美忽忘归”。我喜欢荠菜的另一个名字。《清嘉录》上说：“清晨儿童叫卖不绝。或妇女簪髻上以祈清目，俗名眼亮花。”这样的花，虽然不起眼，在早春也是风姿绰约。

卷耳，在我的印象中，只是呈枣核形的果实，上有钩刺，是农家顽童捉弄女同学的工具，却不知它是可食的，为菊科一年生草本植物。《诗经》里的卷耳，是怀人的物证：“采采卷耳，不盈顷筐。嗟我怀人，寔彼周行。”《尔雅》中有解释：卷耳，菜名也。幽、冀谓之襍菜，雒下谓之胡枲，江东呼为常枲。叶青白色，似胡荽，白花细茎，可煮为茹，滑而少味。想来，不甚可口吧。

马兰头，是江南人家餐桌上常见物，在诗文中多见它的身影。“马兰头者野菜名，京师所谓‘十家香’也……摘取

嫩者，醋合笋拌食，油腻后食之，可以醒脾。”据说，马兰头“淘美草木滋，可以废梁肉”，想来不过是溢美之词。

地上野菜繁盛，树上可吃的，也是数也数不尽，如香椿芽、柳芽、枸杞芽、花椒芽、柳絮、榆钱、槐花儿、杨树花……

在树上长出的嫩芽里，香椿芽当坐头把交椅。新娶媳妇，香椿芽、头刀韭菜，嫩黄瓜，民间谓之“四鲜”。足见其名头不虚。“雨前香椿嫩如丝”。谷雨前的香椿，芽苞嫩蕊初张，叶厚芽嫩，绿叶红边，鲜嫩无比，醇香四溢。细细咀嚼，唇齿间清香满溢，尽是春的味道。

柳树的新芽，也是可食的，“北方柳芽初茁者，采之入汤，云其味胜茶”。古书上说它主治“风水黄肿，湿痹挛急，膝痛”等。用柳芽拌在饭里或和面蒸卷食之，可清热明目。

春天，枸杞芽嫩生生的，鲜亮碧绿。李时珍说：“春采枸杞叶，名天精草。”汪曾祺说，“采摘枸杞的嫩头，略焯过，切碎，与香干丁同拌，浇酱油醋香油；或入油锅爆炒，皆极清香”。难怪，在密州任太守的苏轼，“日与通守刘廷式，循古城废圃求杞菊(枸杞头与菊花苗)食之，扞腹而笑”。

花椒嫩叶，“蜀人作茶，吴人作茗，合煮其叶以为香”。南北朝的贾思勰说，采摘花椒青嫩叶，可以腌菜。花椒嫩芽，绿中泛着点点绛红色，炒好的

花椒嫩叶，有浓郁的清香味。裹上面糊用油炸，色泽金黄，透着异样的清香，特别能促进食欲。

柳絮，榆钱为春日的寻常之物，不必贅言，让我感觉匪夷所思的，是杨树花。杨树花开时，看起来，就像是一只只大毛毛虫，吊挂在树叶间，也叫“杨树吊”。蒸杨树花，是最简单的吃法，先用开水煮几分钟后捞出，再放入凉水里浸泡，把苦味除去，加入盐和面粉，搅拌后蒸。蒸好后，加上蒜泥、香油等来食，鲜嫩，可口，有一种特别的清香味儿，堪比用构树花做的菜。这种杨树花，只有毛白杨上面，那种红棕、棕褐色的花才可食。有记载说，杨树花煎水可以祛牙疼，内服可以解砒霜。

这样一路想来，不知不觉间，眼前幻出层层叠叠的花海，那些葳蕤的草木组成美妙的图案，呼唤我到春日的阳光里走一走。“春雨断桥人不度，小舟撑出柳阴来”，“迟日江山丽，春风花草香。泥融飞燕子，沙暖睡鸳鸯”……张可久在《人月圆·山中书事》中说：“数间茅舍，藏书万卷，投老村家。山中何事？松花酿酒，春水煎茶。”这样的闲适，我等怕是无福消受的，但这春日美食，不但可让我们大快朵颐，更可享受人间真切的幸福。

走，出门去，寻一腔美味，寻找春天的味道。



独占人间第一香（摄影） 邱建章

短笛轻吹

人生如棋

✹ 刘跃亭

人生如棋局，能识局者生，善破局者存，掌全局者赢。如何下好人生这盘棋，需要非同一般的智慧。

人生如棋，需要深思熟虑。小小棋盘之间，棋局万变，棋势无定。关键时刻如果一步走错，想回头都不可能。在我们的生活中，“一失足成千古恨，再回头已是百年身”的例子不胜枚举。因为落子无悔，所以每走一步都要深思熟虑，小心翼翼。

人生如棋，需要胸怀全局。博弈的赢家，往往是那些既有统筹全局高度、又有运筹帷幄方略的棋手。而低手则寸土必争，顾此失彼，尽管十分辛苦却以失败告终。丢卒是为了保帅，为了最终的胜利，我们有时也需要壮士断腕、舍城弃地。

人生如棋，需要未雨绸缪。走一步看

一步必输无疑，走一步看三步才能事事如意。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人生，永远需从长计议，有前瞻意识，未雨绸缪、防患于未然。

人生如棋，需要享受过程。棋子越下越少，人生越来越短。等到曲终人散，哪还容得我们细细品味？请不要把胜负当成唯一的标准，而要保持一颗闲适心，尽自己所能，走好人生每一步，享受过程之美。

人生如棋，需要如卒前行。兵虽然行动缓慢，但勇往直前、纵横捭阖，前进路上从未后退一步；卒虽然毫不起眼，但关键时刻能直捣黄龙、克敌制胜。前方尽管梦想遥远、路途艰险，但只要步步为营、稳扎稳打，剑锋所指，依旧能走出无悔的人生之路。

域外见闻

“战斗式”娱乐

✹ 韩庄岩

的教练会教你如何安全正确地使用每种武器。

我选择了AK-47突击步枪和“德拉古诺夫”狙击步枪。AK-47突击步枪是由苏联枪械设计师米哈伊尔·季莫费耶维奇·卡拉什尼科夫设计的自动步枪，是全球局部战争中使用人数最多的武器之一，结构简单、性能稳定、杀伤力大。“德拉古诺夫”狙击步枪，是由苏联的叶夫根尼·费奥多罗维奇·德拉古诺夫设计的一种半自动狙击步枪，是边防哨所和步兵狙击手使用的单兵武器，射击精度高，有效射程远，重量轻。

在射击之前，教练会让你佩戴

好专业的护目镜和耳罩，防止弹壳和噪音伤害。射击前，教练会仔细教我射击姿势、如何瞄准，还有心理疏导。但不知怎么的，我遇到的教练今天很凶。他看上去三十多岁，像是军人出身。我一枪打歪了他就会大喊大叫让我瞄得更准一点，真是不折不扣的战斗民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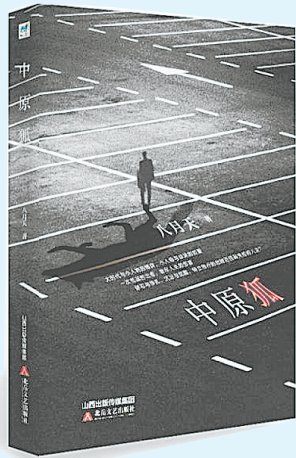
这是我第一次亲身接触只有在电影里和游戏里才能见到的武器，那种激动和热血是控制不住的。枪很沉，两把枪我一共射击了50发子弹，每一枪子弹出膛的爆炸声和枪身后的后坐力都震撼着我，打到最后枪管发热，我的头也几乎被震懵了。虽然整个射击过程只有短短十

分钟，但事后我却久久未能平静。每开一枪，那种杀伤力和冲击力，只有在亲自扣动扳机的那一瞬才能真切地体会到。我现在是对着靶子射击，但在战争中，这一瞬是在决定他人生死。

回望新中国成立前的同胞们，也曾生活在战火纷飞中，躲避着枪林弹雨。而今，我们的生活是多么的和平安宁。改革开放更是在和平的环境下发展了四十年，才有今天中国的经济腾飞，人民生活的富足，我们这些学子才有机会跨出国门，领略异国文化，感受异国风情。珍惜和平，反对战争，这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心愿，但直到今天我才真正感受到这句话更深的意义。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世界，只是成长和生活在和平的中国。

临走的时候，我捡起来四只弹壳作为纪念，以后看到它们，我想我会更加珍惜生命，珍爱生活，更希望世界上再也没有炮弹出膛时弥漫的黑色硝烟。

连载



转干问题。

办各种手续的时候，宋书恩享受到了人脉给他带来的方便。到公安局办户口，虽然吴金春给局长打了招呼，但具体办还得有个过程，请客吃饭什么的。宋书恩却没费一点周折，他让办公室主任领着去找户政科科长，手续简化到极致，十分钟搞定。

但它除了走进过他的梦里，

然而，回忆起几天前与吴金玲在省城的亲热，他又怎能说得出口。

这么长时间，他表面上一直抵触吴金玲，其实这抵触并不是因为讨厌她，而是因为他与何玉凤的诺言。当他与她有了那事，他突然发现自己已是那样的喜欢她。

20

到了企业，宋书恩摆脱了困境，但在他的内心，一直有一个“身份”的概念，而且，他对这个身份看得很重。他走进学校当上代课教师的时候，即使是“临时代教”，在他心里也是非常认可的，不管有没有编制，是不是正式的，三尺讲台是实在的，学生是实在的，教书育人是实在的。当他来到企业之后，身份虽然有点不明朗，但薪水是实在的，出头露面是实在的，在社会上所受的尊重是实在的。

身份的不确定，加上家庭的贫困与苦难，让宋书恩时时处在一种无形的压力之中。渴望改变生活状况，改变自己身份，过上美好生活的信念，让他的内心经

受了很多扭曲。

他最在乎的，其实是户口、学历和正式工。那也是那个时代评价一个人身份的价值尺度。

他与吴金玲结婚不久，把户口迁到了城关镇吴庄村，就是吴金玲家，但仍是农村户口。迁户口的时候，爹说：“书恩，你这不算倒插门吧？”

宋书恩说：“不改姓不改名的，哪是倒插门啊。把户口迁过去，有机会农转非，变成商品粮户口，要不我才懒得迁呢。”

爹的脸舒展开，笑笑说：“啥时候能混个商品粮户口，你也不算亏了。”

拿到大专文凭，应该是他的一个转折点。因为有了这个学历证书，困扰他的很多问题迎刃而解。当他从教育局拿到那个大红颜色的硬本本的时候，在大街上哭成一个泪人。他流着泪骑车去找老四喝酒。

老四已经调到县文化馆做专职创作员了。1987年秋，为了解决部分为县里赢得荣誉的笔杆子，县里出台了一个“闲散科技人

员转干”政策，农转非、转干、安排工作一步到位。老四到了县文化馆创作室，更努力地创作，他的中短篇小说连续两次上了省文联的《中北文学》杂志，名声越来越大。虽然老四的个人问题解决了，但他在县城过得还是很不规律的独身生活，老婆孩子还在农村。

宋书恩对老四说：“我终于也成为一个大专毕业生了，本来我可以很顺利地拿到本科毕业证，却费了这么多周折才弄了一个大专。”

这已经是1990年的初夏了，他的女儿宋省玉已经一岁多了。本来他可以更早一些拿到毕业证，但因为恋爱、结婚影响了学习，他挂过几次红灯。而吴金玲干脆放弃了自考，把心思放在家和女儿身上。

吴金春也为自己的妹夫拿到大专文凭而高兴，把班子成员都请到一起摆了一桌酒席，为厂里这个唯一的大专生庆贺。

没过半年，吴金春又活动了一下，让宋书恩花几千块钱买了个商品粮户口，很自然地解决了

这个名字，珞，就是石头坚硬，珈，是古代妇女戴的头饰。“落驾”与“珞珈”谐音，寓意当年在落驾山筚路蓝缕、劈山建校的艰难。

宋书恩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张名片递给高上，自嘲地说：“混上名片了，也给老同学编编。”

高上拿着名片念道：“沙源县城关镇彩印厂办公室主任。”

宋书恩与高上是有联系的，他在初中教书的时候他们还通信，到了企业之后一直没给他写信。

高上拍了一下宋书恩的肩膀，说：“老同学，好！好！真为你高兴。二十一岁当上一个厂的办公室主任，不简单！”

宋书恩眼里已是泪花晶莹，他摇摇头，“我算什么。”

想想三年高中，好像就在昨天，那时候，他何曾想过会在工厂干，心里全是名牌大学。

回忆起过去，自然说起母校。高上说等毕业了约上几个同学去母校看看，让宋书恩一起去。